

東郭記

〔明〕孫仁孺著

BBV 15/64

東郭記

[明] 孫仁孺 著

中山大學中文系五五級
明清傳奇校勘小組整理

中華書局

東 郭 記

(明) 孫 仁 孺 著

*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

(上海紹興路7號)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092 耗 1/32 • 3 5/8 印張 • 64,000 字

1959年5月第1版

1959年5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數：1—4,300 定價：(7) 0.32 元

統一書號：16018.174 59.5.滬型

前言

『東郭記』是明末孫仁孺寫的一部傳奇。根據原書引言後面的題記，我們知道這本戲曲寫成於明朝萬曆戊午年，即公元一六一八年，作者別號叫峨眉子。又根據明末祁彪佳著的『曲品』，作者原名孫鍾齡，他除了『東郭記』外，還有一部『醉鄉記』留傳下來。『醉鄉記』初刻本據題記爲崇禎庚午年，即公元一六三〇年。書裏題『白雪樓主人編本』。在第一齣裏作者自敘生平說：『白雪樓頭春又夏，婚宦因循，鎮日如聾啞。碧眼胡人應復寡，唾壺不禁年來打。』可以想見他是一個鬱鬱失志、懷有滿腹牢騷的知識分子。

在『東郭記』裏，作者以『孟子』中『齊人有一妻一妾』一章的故事作爲主線，加以擴展變化，演成一幅當時官場現狀的漫畫；針對這種現實，進行了辛辣的諷刺與批判。作者的態度是鮮明的，他憎恨官僚統治階級及其幫閒們營私結黨、貪諂奸詐的醜惡生活，讚美清高廉潔的『首陽之風』。作品藝術形象的客觀意義與作者這種進步的社會理想有着比較完善的統一，因此它的鮮明的傾向性就能夠幫助我們較深刻地認識當時社會現實的某些方面。今天，當我們大力發掘祖國古典戲曲精華的時候，『東郭記』的整理和介紹是有其積極意義的。

明代自嘉靖、萬曆以降，表面上保持着繁榮局面，特別是手工業和商業還在繼續發展。但是，統治階級內部已日趨腐爛，黨派紛爭愈演愈烈。朝臣宦官，鄉閭書生，正如『綿駒』一齣中所罵的，不少是逢迎阿諛、朋比爲奸、不顧人民死活的無恥之徒。而充斥在當時傳奇領域中的，又大都是逃避現實、庸俗無聊的神仙、隱遁、才子佳人類的作品，因此，『東郭記』的出現，無論就它的思想內容或創作方法來看，都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它的豐富的人民性和現實主義精神，卻一直沒有引起歷來文人和研究工作者的重視。我們覺得，如果今天加以認真的整理，剔除它的糟粕，突出它的精華，那末，它的諷刺的鋒芒將會湛然奪目的。

對醜惡現實的揭露和批判，是『東郭記』的基本傾向。這種傾向表現在對劇中主要人物的心理活動和生活追求的無情嘲諷之中，從而激起人們對他們的嘲笑、鄙棄和憎恨。這是它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成功地結合的特點。齊人，是全劇的中心人物。作者讓他現身說法，通過他的生活追求、命運遭遇，以及他飛黃騰達後矛盾心情的暴露，多方面地達到了諷刺批判的藝術效果。除了齊人這個成功的形象外，作者還描繪了像王子敖、田戴、陳賈、景丑等無恥官僚的羣像。淳于髡的營私結黨，齊人妻妾的趨炎附勢，儘管他們的精神品質中還有個別優點，但其整個靈魂世界卻是醜惡的。他們和官僚社會中其他形形色色的人物構成了被諷刺、揭露、批判的人物畫

廊。而陳仲子這樣一個比較正直的、自食其力、與污濁現實決不合作的高潔之士，卻四處碰壁，坎壈終身。這樣兩種不同性格、不同命運的鮮明對比，更深刻地揭示出統治階級及其走狗的卑鄙無恥，以及廉潔正直的人們備受摧殘的殘酷現實。齊人最後的終於醒悟，離開了王子敖、淳于髡之流的卑污生活，走上陳仲子的道路，這與他的性格本質上是矛盾的，但是卻體現了作者對官場醜惡生活的輕蔑與否定。作者進步的社會理想和美學理想，固然只是當時比較進步的文人的幻想，但是與廣大人民的思想感情卻有許多相通的地方。然而對於這部作品的局限性，我們也必須有正確的認識：作者通過陳仲子而大力宣揚的『首陽之風』，對於醜惡生活的腐蝕固然有其抵抗作用，但它終究沒有引導人們面對現實，進行鬭爭，相反地卻引導人們走向逃避現實、明哲保身的道路。這是封建時代一般不得志的知識分子的通病，比起勞動羣衆的戰鬭精神來，就顯得十分蒼白無力。

從『東郭記』的藝術性方面來看，作者的創作態度是嚴肅的。他在借古諷今的創造性的描繪中，比起其他作家來，對歷史題材的採用顯得更其謹嚴。由於作品的基本情節取材於『孟子』的『齊人有一妻一妾』這一章，因此劇中所用典故嚴格地限於戰國以前。然而『東郭記』並不是歷史故事的重複，而是封建王朝官僚統治集團羣像的塑造。這些人物，對於每個王朝特別是它

們到了腐爛沒落的時期，都具有深刻的典型意義。在同類型的形象描寫中，作者並沒有把人物性格一般化簡單化，主要人物都各自有其比較鮮明的個性。例如，王子敖盜跖其心、流氓成性、陰險毒辣；對顯貴俯首貼耳、阿諛逢迎，藉以博取權勢；一旦小人得志，就意氣驕橫，殘酷無情，圖財霸產，借刀殺人。是一個最卑鄙、最惡劣的官僚典型。他的醜惡本質，在『日攘其鄰之雞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壟斷焉』和『諂』等齣中被作者深刻地揭示出來。陳賈、景丑是不學無術、專事鑽營的最無恥的士大夫之流，與田戴這個昏庸無能、貪諂庸俗的人物狼狽爲奸，在『妾婦之道』等齣中得到了深刻生動地刻劃。這些篇章也就成爲全劇最動人的部分。淳于髡是個談諧善變、吹牛拍馬、營私結黨的官僚人物，但是，對於國家大事的理智態度和容人忍事的心理狀態，又使得他具有獨特的性格。至於齊人，作者首先是嘲諷他、揭露他的，他顯然是王子敖一流的人物。但當他第一次碰到陳仲子以後，就在心靈深處埋下了可變的種子。於是，讀者覺得他的生活追求不再是性格發展的必然結果，而是爲了滿足世俗的要求；他巴結權勢，追逐功名，好像是單純的爲了報復。因此他被描繪爲比較清醒的、根本上鄙棄這種生活理想的人，從而最後從容地走上了陳仲子的道路，連同一妻一妾，都成了被肯定的人物了。但這樣的結局，既不合乎人物性格的發展，也削弱了作品的諷刺意義。陳

仲子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作者強調了他的『頭巾氣』，也許這正合乎歷史上一些追求書本上的某種理想而脫離勞動人民生活實際的人物的性格；但在這裏，從藝術說來，未免破壞了正面人物性格的完美。再從全劇的結構來看，也顯得比較鬆散，有許多可有可無的齣目，使戲劇衝突不能很緊地扣住讀者心弦。尤其前二十齣，敘述齊人娶一妻一妾的過程，不但拖沓累贅，而且有着不少色情庸俗的描寫。它既破壞了戲劇結構的完整，也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義。

本書的校勘、標點工作，是在王季思、蘇震中等老師的指導下進行的。我們以六十種曲本為底本，參照古本戲曲叢刊裏的『長樂鄭氏藏明末刊本』進行校勘，並加新式標點。由於材料缺乏和水平有限，而且是在百忙之中做的，錯誤之處一定不少，希望廣大讀者多加批評指正。

中山大學中文系五五級明清傳奇校勘小組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日

目錄

第一齣	離婁章句下	一	第十三齣	一妾	二六
第二齣	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	一	第十四齣	先名實者	三〇
第三齣	少艾	四	第十五齣	其良人出	三三
第四齣	井上有李	六	第十六齣	他日歸	三五
第五齣	則將摟之乎	八	第十七齣	與之偕而不自失焉	三五
第六齣	齊東野人之語	二	第十八齣	出而哇之	三七
第七齣	媒妁之言	三	第十九齣	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	四一
第八齣	綿駒	六	第二十齣	蚤起	四三
第九齣	則得妻	六	第二十一齣	徧國中	四四
第十齣	日攘其鄰之雞者	二〇	第二十二齣	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	四六
第十一齣	鑽穴隙	二三	第二十三齣	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	四九
第十二齣	以利言也	二六		於中庭	四九

東郭記

明 孫仁孺著

第一齣 離婁章句下

【西江月】「末笑上」莫怪吾家孟老，也知徧國皆公。些兒不脫利名中，盡是乞墻登壘。長袖妻孥易與，高巾仲子難逢。而今不貴首陽風，索把齊人尊捧。

走東郭的齊人英雄本色，

訕中庭的妻妾兒女深情；

隱於陵的仲子清廉腐漢，

爭壘斷的王驪勢利先生。〔下〕

第二齣 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

【破齊陣引】「生青袍儒巾扮齊人上」高算已空赤縣，孤蹤尙困青齊。妾婦名流，兼金世界，說甚清廉道義。笑餓士西山無氣色，大盜東陵有面皮，吾徒聽不羈。【鷓鴣天】落落男兒未有妻，隻身猶爾滯全齊，世人無眼空談笑，吾輩多才愈滑稽。能變豹，會攘雞，英雄那得效羣黎？他年衣錦歸來日，應使鄉閭共口提。不佞齊人是也，昔爲姜氏之齊，今爲田和之齊，齊一變矣。未爲富貴之人，且爲飲食

第一齣 離婁章句下

第二齣 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

一

之人，我何人斯？普天下東西南北，乞食吹竽者，皆爲咱四海兄弟；盡宇內秦楚燕韓，傍門依戶者，共是俺一家友生。或在此，或在彼，真如千百萬億之化身；或在前，或在後，更似高曾祖禰之一派。未幾臨淄之雁，久爲卽墨之鰥。吐氣揚眉，是予後來之面目；垂頭俯首，乃吾今日之神情。彼一時，此一時，君子亦有窮乎？爾爲爾，我爲我，丈夫當如此矣。由他笑罵，固自豪雄，死生只命一條。朋輩有齊庶士稷下淳于髡，滑稽多智；里中王子敖，諧媚能容。更有小友二人，合之是爲四傑。相與浪游街市，狂走塵埃，雖則一時暫安，恐非終身長策。不免待他每來時，再商出處。我想俺齊人如此抱負，不知何時發跡也！

【太師引】待雄飛海內應無幾，縱飢寒心寬體肥。奈枳棘鳳鸞失勢，儘榆枋斥鴳偏譏。道胸中奇奇異異，怎年來流離瑣尾？笑不了時人口皮，分何年男兒吐氣揚眉？

【前腔】把先齊豪傑還援比，釣竿兒飛熊渭涯，痛羈囚夷吾淹滯，笑牧豎甯戚寒微。一般兒相投魚水，轉眼的勳名俊偉。羨高風鴻遠可儀，一任俺齊人驥尾攀躋。呀！卻早二弟來也。〔扮淳于髡、王驪並衣巾上〕

【一翦梅】「淳」男兒未際歎無衣，空欲飛飛，那得飛飛？「王」更兼飢餓不勝啼，心事齊齊，人物齊齊。〔相見介。生〕伯夷甘忍飢，商山歌采薇。〔淳、王〕我輩病其隘，用是道相違。〔生〕二兄，我與你一貧如洗，日不聊生，聚首一隅，終非高見。不佞想起來，當今之日，賄賂公行，廉恥道盡，我輩用其長技，

取富貴如拾芥耳，焉能鬱鬱久居此乎？「淳、王」大兄言之然也。

【三學士】「生」高節清風今已矣，英雄須識時宜。堪憐街上惟餘我，更歎閨中未有姬。

【合】念此青雲須早致，免塵埃共笑嗤。

【前腔】「淳、王」自古賢豪從困起，吾儕應此爲期。而今跨下無完袴，他日街頭着錦衣。

【合前。生】俺可就此分袂前去，各自求取利達，毋貽朋友之羞。「淳、王」既然如此，俺二人就此分別，但大兄何以教我？「生」吾聞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惟去西山之面皮，乃有東陵之氣焰耳。「淳、王」多謝大兄明教，俺每就此分別。「相拜別介」

【香柳娘】望天涯奮飛，望天涯奮飛，相看短氣，論先資全在無廉恥。「各拭淚介」嘆知交別離，嘆知交別離，千里勉同馳，十年作歸計。「合」盼夕陽已西，盼夕陽已西，相逢莫期，倉皇揮涕。「淳、王」先下。生他二人已是分途前去，俺不免改換行裝，變易衣服，執荆藜以前進，持簞篋而遠行。咳，這都是近來求富貴的機關也。「改乞態介。扮二小齊人乞態疾走上」

【前腔】笑雙雙在齊，笑雙雙在齊，庸庸無濟，有齊人兄長堪依倚。到如今傍誰？到如今傍誰？到如今傍誰？到如今傍誰？牛後我甘隨，馬腹兄何及！「合前。見生介」兄長，虧你兩三人丟了俺小齊人去也。

〔生〕兄弟，俺此去富貴，便來看你，好自珍重。〔二小哭介〕哥哥，俺兩個是沒用的花子，你去了決是餓死也。

〔生〕舌在你口中，腳在你腿下，何處不得衣食乎！俺就此相別，你不索深悲。〔二小〕既然如此，則索送大兄一程。

〔生、二小並走介〕

〔前腔〕爲功名太急，爲功名太急，衣裳變易，從教諳盡江湖味。執青青杖藜，執青青杖藜，一似狗彘，還愁彪也吠。〔合前〕

止爲名利走山川，

孤身分手各淒然；

丈夫會應有知己，

悠悠俗態何足纏。〔共下〕

第三齣 少艾

〔憶秦娥〕〔旦、小旦豔妝扮二女上。旦〕人間少，雙雙姐妹紅顏好。紅顏好，幽居冷落，深閨空老。〔小旦〕奴年十五真真小，春光提着心兒曉，不堪花外，一聲啼鳥。〔迴文菩薩蠻〕〔旦〕早來春恨雙蛾掃。〔小旦〕掃蛾雙恨春來早。〔旦〕鶯語怪聲驚。〔小旦〕聲聲怪語驚。〔旦〕寂寥空麗色。〔小旦〕色麗空寥寂。〔旦〕腸斷欲昏黃。〔小旦〕黃昏欲斷腸。〔旦〕奴家齊之二女，先君姜氏之裔，不幸棄世之後，止留下俺姐妹二人，藉有餘貲，聊以度日。但奴年亦已十八，妹子正在三五，寂寞門庭，蹉跎歲月，如何是好？〔小

旦「姐姐，俺看王孫公子，結駟連騎，好不繁華。俺與姐姐適人，須是這般人兒方好。」旦「你所言正合我心，但俺門戶荒涼，姓氏未著，恐富貴者不免棄之。惟擇一孤窮而儻者，正自有富貴之日耳。妹妹，你道如何？」小旦「然也。」

【金落索】旦「嬋娟體度嬌，綽約姿容俏。姐妹相隨，兩下鸞鳳杳。東風翠翹，步妖嬈，三五年華爾正饒。似俺蹉跎歲月人應老，兀的埋沒容顏心轉焦。何時好，歎青春十八暗中銷。」背介「那能勾秦樓鳳簫，明河鵲橋，雙雙的鸞鏡還同照？」

【前腔】小旦「閨中兩寂寥，花下齊歡笑，只恐于歸，不得同歸了。看王孫富饒，鬪奢豪，羅帕鈿車陌上挑。他纈穠玉貌應非少，我窈窕柔姿只自嬌。何時好，嘆青春並姐暗中銷。」背介「那能勾蕭郎共招，牽牛共邀，翩翩的吉士還偕老？」旦「妹妹，雖則如此，

所爲歸妹愆期，遲歸有時，俺則索等待時來便了。」

【劉潑帽】愆期歸妹終須好，算三星，可待非遙。天桃看取佳期早，標梅會有冰人巧。

【小旦】姐姐，聖人云：『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似俺姐妹相得，又未必然矣。」旦「妹妹，你若有此心情，我與你共適一人何如？」小旦笑介」

【前腔】同居二女歸期邈，冀同心鳩鵲雙巢。大姨應得謀蘋藻，小姨聊可同綦繅。

姐妹雖同居，

所志不同行；

我願不爲此，

效法在皇英。〔共下〕

第四齣 井上有李

〔小生高巾破衣扮陳仲子上〕吾友夷齊在首陽，只今留得姓名香。滔滔濁世誰堪比，仰止高風去故鄉。小生陳仲子是也。齊君不義而竊國，齊人無恥以成風，舉一國之人若狂，即仲子之兄不免。是以甘心于遯，易姓爲陳，偕隱同志之妻，卜居於陵之地。因辟地以辟兄，頗有同清之望；因辟兄以離母，時懷陟屺之思。室人辟纊，小生織屨。萬鍾如屨，遠遯朝市之風塵；千乘可捐，清掬瀟湘之日月。近來捆屨不足，織作無餘，因之餓以三旬，不復能爲一飽。耳目若喪，聞見如無，只素強捱幾步，雖然餓死道旁，俺廉士甘心也。

〔北脫布衫〕避紅塵霞韻清孤，坐青山雲骨蕭疏；弄白石跡寄樵漁，倚蒼松游同豕鹿。

〔小梁州〕覷他每盡日營營走穢途，汎汎如鳧。爭趨顯者似奴僕，全無骨，應自愧妻孥。

【么】俺因此呵！孤身獨自奔荆楚，卜於陵此地堪居。謝狂且，離兄母，偕來室子，老死在吾廬。

【上小樓】飲河偃鼠，無過滿腹。俺可也女執懿筐，自鬻芒鞋，飲食些須。常則是夫婦每爲農學圃，昔日箕穎輩也於斯得趣。呀！十分餓得緊了，可將何物療飢乎？

【么】俺待要吸霜華，飲露濡，乘雲氣，凌碧宇。當不得這枵腹空虛，兩眼糊塗，兩足趑趄。況又這於陵並沒卻田幾畝，何來稻黍？夷齊兀的死山墟，陳仲子誰人及汝。

呀！俺耳目雖昏，鼻中頗聞香氣，莫不是天公未絕廉士也。只索向前去着。〔匍匐介〕

【耍孩兒】鼻中香氣來何處？敢天帝心憐予苦？神農虞夏忽焉徂，怯書生願與爲徒。黜聰爲厭談諸聒，不見隨他伎倆殊。我神凝注，清芬自合，俗物還逋。呀！這卻是井邊也。井邊復有何物乎？

【五煞】問清流何物乎，井中蛙，士大夫，總來不掛巢由目。烟風蘿月無煩買，流水高山味可咀。他來脈兒深堪取，清清似我，淡淡如余。呀！上邊乃有一果乎？此非不義之物，可以嘗之。〔作嘗介〕原來卻是一李。李呵！陳仲子於足下有緣，暫屈爾於清人之腹矣。